

元世祖

忽必烈

下

蒙古帝国史

俞智先 朱耀廷 著



中国
广播电视出版社

元世祖

忽必烈

下

集賢堂

俞智先 朱耀廷 著

中国

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元世祖忽必烈. 下 / 俞智先, 朱耀廷著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-7-5043-5039-8

I. 元... II. ①俞... ②朱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7928 号

忽必烈

元世祖

内容简介

元世祖忽必烈是少数民族皇帝中统一中国的第一人，其文治武功可与秦皇、汉武、唐宗、宋祖、成吉思汗等相提并论。本书从其青年时代写起，全面介绍了忽必烈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。其中包括父王拖雷猝死之谜；窝阔台大汗死后的风波；蒙古汗国汗位的转移；忽必烈开府金莲川，以汉法治汉地，思大有为于天下；从长生天走向佛祖，皈依萨迦教，穿过雪域高原，南下征大理；营建开平城，招致勾考祸，巧计过难关；蒙哥大汗死于钓鱼城下，忽必烈巧计继位开平；兄弟相争与李璫之乱；营建大都城，实行两都制；刘整献策，包围襄阳；选将南征，志在灭宋；大雁传书，郝经归国；宋室投降，天下归一；阿合马专权与中都暴动；天祥就义，正气常存；太子真金之死；平定北方诸王之乱；以及桑哥理财与忽必烈的最后抉择等。本书以正史为依据，在不妨碍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加以虚构，尽量做到人物有血有肉，故事有始有终，情节合情合理，风俗习惯别具民族特色，相信诸位读者会爱不释手，且能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。

以本小说为基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忽必烈》，目前正在筹拍过程中。

责任编辑：李晓霖

封面设计：华审视觉



俞智先

满族，辽宁省沈阳市人，1934年出生。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一级编剧。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会员。曾任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干事、辽宁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。主要作品有京剧《枫林呦》、《铁骨红心》；话剧《不平常的岁月》、《绑架》、《天国之乱》、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（改编，获文化部剧本一等奖）、《银行家》、《婚丧嫁娶四重奏》；广播剧《法律奈何不得的罪人》、《租赁厂长》；满族舞剧《珍珠湖》（获辽宁省政府奖）、锡伯族舞剧《西迁之歌》（获沈阳市政府奖）；电视剧作品有：《努尔哈赤》获第七届飞天奖一等奖，本人获优秀编剧奖；《银行家》获辽宁省二等奖；《成吉思汗》获飞天奖三等奖。另有《康熙大帝》、《结果不是结局》、《渔火真情》、《官场大先生》、《龙魂》、《血钞》等多部电视剧在中央台或地方台播出。



朱耀廷

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，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，系学术委员会主任、专门史学科带头人，联大北京文化史研究所所长。研究方向为元史、北京文化史。主要著作有《成吉思汗传》、《一代天骄——成吉思汗传》，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及长篇历史小说《成吉思汗》等。同时编写了电视连续剧《元世祖忽必烈》，主编了论文集《元世祖研究》、《中华文物古迹旅游》、《诸子百家与现代文化》、《中国传统文化通论》以及《北京文化古迹旅游》、《北京文化史》等。



大元帝国的创始人





第十七章

他们和她们都面临抉择

一

南宋的都城设在现在的杭州,当时名叫临安。著名的西子湖烟波浩渺,柳浪闻莺。距西湖不远有个大大的宅院,亭台楼阁雕廊画栋,一看就知道是个有钱有势的人家。在一个花厅里,五六个青楼女子围着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男子,看着他斗蟋蟀。罐中的一只蚰蚰胜了,振翅鸣叫着。中年男子和娼妓们高兴得欢叫起来。这位中年男子就是此后南宋史上鼎鼎大名的贾似道。

有一个妓女脱身逃跑,贾似道笑着追去:“好啊,你的蚰蚰输了还敢耍赖?讲好了的,谁输了谁脱衣服,快脱!”那妓女围着一个鱼缸转,贾似道招呼其余的女子:“快,柳浪、闻莺、印月,帮我把她抓住,谁抓住她,贾爷有赏!”三个妓女包抄上去,将逃跑的妓女抓住。贾似道上前抓住了那个妓女:“快给我脱衣服!”那个妓女说:“脱就脱!你松手啊,你抓住我,我怎么脱?”

贾似道松开手,一脸淫笑地说:“好,我松手!你脱,要脱得一丝不挂!”众妓女笑道:“对,就像上回贾爷输了脱的那样。”那妓女说:“这有什么?也不是头一回。”说罢便脱下外衣,猛然一扣,将贾似道的头盖住,众妓女大笑起来。

一个太监进来说道:“贾国舅不是在这儿么?”贾似道把头从妓女衣服中间往外拱:“谁找我?我,我在这儿。”他露出了脑袋,看清了来人,马上满脸堆笑:“哟,是刘公公!”太监说:“国舅爷,您可是真难找啊!快点儿吧,贵妃娘娘等你呢!”贾似道说:“又是什么事呀,没看我正忙着么?”

太监道:“贵妃只说让您马上过去。要不,您就永远不要再进宫了。”贾似道赶紧说:“谁说我不去来着!”他临走时回身对妓女们说:“她可欠我一回,等我从宫里回来,再跟她算账,你们可都是见证!”

太监领着贾似道进了皇宫内院,来到贾贵妃的寝殿。太监站在殿口禀报道:“娘娘,国舅爷来了。”里边传出一个娇滴滴的声音:“让他进来吧!”太监对贾似道说:“请吧,国舅爷!”贾似道进了寝殿,朝贾贵妃跪拜:“臣兄贾似道叩见贵妃娘娘!”正喝燕窝粥的贾贵妃放下碗,问:“你是去斗蟋蟀了,还是去嫖娼了?”贾似道:“不不,我是在家读书来着。”

“是么?”“是,真的。不信,你问刘公公。从上次你骂过我以后,我就痛下决心,洗心革面,痛改前愆,从头做起,发奋读书,有朝一日好光耀门楣……”

太监在一旁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贾贵妃叹了一口气说:“起来吧。”“谢娘娘!”



在一个花厅里，五六个青楼女子围着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男子，看着他斗蟋蟀……

贾贵妃问：“你在外边听说最近出了什么事了么？”“嗯？”贾似道怔了一下，想了想，说：“啊，有。东市有个蚰蚰叫虎头大王，叫价五百两银子。听说打败天下无敌手，我去买的时候，唉，被一个阔少捷足先登了。”

贾贵妃生气地说：“蒙古人打来了！”贾似道眼珠子转了转说：“啊？这不是很早的事情了么？”贾贵妃不理他，说：“蒙古兵三路南征，势不可挡，鄂州已经被包围了。现在是朝野上下人心惶惶，内侍董宋臣和丁大全丞相建议皇上，迁都宁波避敌。”贾似道自作聪明地说：“对，那里离鄂州是远不少。”

“糊涂！”贾贵妃嗔道：“蒙古人还在千里之外，皇上不筹划对敌，反而弃京都东逃，老百姓不骂死皇上？”贾似道又随声附和：“啊，那倒也是。”

贾贵妃说：“右丞相兼枢密使丁大全竟然赞成迁都宁波，这可是你出头的机会。”贾似道不解：“娘娘的意思是——”贾贵妃说：“你要是挺身而出，反对迁都，在廷对的时候，义愤填膺地怒斥丁大全、董宋臣，那你就是丞相了！”

“我？”贾似道为难地说：“我，我怎么反对？”贾贵妃从案上取过两份折子说：“这儿有两份折子，一份是新科进士叶李的，一份是宁海节度判官文天祥的。你拿去好好读一读，记住上边的话，在金銮殿上当成自己的见解，回奏皇上。”“啊，我明白了。”

太监接过折子，递给了贾似道。贾似道草草地翻了一遍，笑笑说：“成了，我背下来了。”贾贵妃说：“唉，你有过目成诵的聪明，怎么就不好好读读书呢！”贾似道拱手道：“是。娘娘教训得是！”贾贵妃挥挥手，贾似道退了出去。

4

南宋金殿的龙墩上坐着一个年近五十，面容慈善、身体文弱的皇帝，他就是宋理宗赵昀。丹墀两侧站立着文武百官，满朝君臣都在听贾似道义愤填膺地慷慨陈词。贾似道说：“不能迁都啊，皇上！各地军民誓死抗战，蒙古西路军、南路军均已被阻于坚城之下，唯有东路军忽必烈进至鄂州。孤军深入，很难有所作为。只要朝廷命将出师，即可打退敌人进攻，焉能轻言迁都避敌！当此危急存亡之秋，理应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全力抗战。如若迁都，势必冷落了前方将士和后方义勇御敌之心！微臣斗胆说一句，出此下策之人——丁丞相、董内侍，情同卖国！”

丁丞相、董内侍指着贾似道大声呵斥道：“贾似道，你大胆！”贾似道跪直了身子：“为大宋江山，贾似道胆子本就不小！”朝臣们纷纷赞同：“贾大人言之有理！”“金玉之言，掷地有声啊！”“中流砥柱，力挽狂澜啊！”

赵昀坐直了身子，宫人停止了打扇。贾似道就像演员听到观众的喝彩似的，以更大的声音说：“只有奋起抗战，大宋才有出路！丁大全身为丞相，不思抗战退敌，只想迁都逃避，请朝廷将其罢免，并处分董内侍，以慰天下志士仁人之心，鼓舞前方抗战将士的士气！”

众人纷纷出班道：“罢免丁丞相！乞斩董宋臣！”“坚守临安，整军抗敌！”

赵昀有些激动地说：“贾爱卿和众卿真是忠义可嘉！朕几乎被丁大全、董宋臣妖言所误！”他马上下旨：“立即免去丁大全右丞相兼枢密使之职！由贾似道接任。董宋臣索拿大理寺减定，朕决定留辟临安，以安民心。”众人齐声高呼：“皇上圣明！”

赵昀接着道：“命贾似道率领十万水陆大军支援鄂州，颁诏诸路，出师抵御

蒙古人,大内出内府银币各一百零六万两犒师。孙虎臣、吕文德、向士璧、曹世雄、刘整、张胜等诸将均受贾丞相节制!”

贾似道听到圣旨又喜又惊,慌忙拜倒在地,“臣领旨谢恩!”

贾似道穿上了一品大员的朝服,来到贾贵妃的寝宫。贾贵妃打量着他说:“不错,你总算为贾家光耀门楣了。你要是个无能之辈,我也就不替你操心了。你是个绝顶聪明之人,如果参加科举,中个状元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可你就是不走正路。”“是是是,娘娘教训得极是。”“以后,什么烟花柳巷那种地方,你就不要去,什么西湖歌舞也少听少看吧,要多为朝廷办点儿正事。”

贾似道嗫嚅道:“是是是。不过……”贾贵妃问:“不过什么?! 还没事就去斗蛐蛐? 像个右丞相兼枢密使么?”贾似道说: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皇上让我带兵去增援鄂州,去打蒙古人。”“啊?!”贾贵妃感到意外,急问:“你,你答应了?”贾似道:“……答应了。”

“你?!”贾贵妃急得在地上转了一圈,站在贾似道面前说:“你,你读过兵书么? 你拿过刀枪么? 那是打仗,不是斗鸡走狗! 而且是跟蒙古人打仗,你,你的胆子也太大了!”贾似道一脸苦相,说:“我也不想去呀。可是,皇上在金殿上钦点的,吕文德、刘整他们都要听我节制。当着那么多大臣的面儿,我也不好拉松啊,就硬着头皮答应了。”

贾贵妃叹了一口气说:“那,你现在打算怎么办?”贾似道说:“我早就听说蒙古人能征惯战,我们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。我想只有一个办法:同蒙古人议和。”“不行!”贾贵妃说:“你刚刚掌管了军政大权就唱议和的调子,朝臣的吐沫都能把你淹死!”贾似道一笑说:“我,我当然不会明目张胆地提出议和的主张,我是想先派个心腹幕僚,秘密地去会见忽必烈,探探对方的口风。”贾贵妃说:“那还差不多。吕文德、刘整那些人都是一帮儿骄兵悍将,你一定不要让他们知道你派人去跟忽必烈议和。要不,他们会吃了你!”

“是,我明白。我的十万兵马跟忽必烈碰一碰再说,如果打胜了,我就是抗战的英雄;如果打败了,我就是议和的功臣。”贾贵妃放心了:“嗯。这一次你一定要好自为之啊! 把你的聪明才智全用上,无论是战是和,都要把朝廷和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。”“我明白。”“明白? 我怕的就是你不明白! 我贾家图你光宗耀祖也难,只要你别辱没祖宗就成了。你去吧。”贾似道躬身退了出去。

二

忽必烈的军马已经全部渡过长江天堑。忽必烈命令将士们人不解甲、马不下鞍,乘胜前进,包围鄂州城。然后派廉希宪到汉阳城招降守将刘整。

廉希宪等三人被押送到守将刘整的府第,廉希宪大声喊叫道:“我是忽必烈四王爷派来的使者,你们虐待使者,这是什么规矩?”刘整迎出上房,对兵士喝道:“尔等退下!”

兵士退后,刘整亲自解开廉希宪等人的绑绳,不住地道歉说:“部下冲撞使者,万望海涵! 请上使回去多多向忽必烈王爷美言几句,末将其实早就知道贵军乃是仁义之师,大宋赵氏江山,气数已尽,末将愿意上顺天意,下应民心,献出城池,向上邦投降。”廉希宪说:“刘将军有这种见识,也是鄂州百姓之福嘛! 你准

备什么时候开城迎降呢？”刘整说：“快！等末将把人口、财物清理清楚之后，马上出城投顺。”

廉希宪回到大营，把劝降的结果报告给忽必烈，众人都很兴奋。刘秉忠却说：“这个便宜是不是拣得太容易了？”忽必烈问：“刘先生对刘整投降的诚意有所怀疑？”刘秉忠说：“拭目以待吧！”话音刚落，董文忠便走进来报告说：“四王爷，汉阳守将刘整，派人焚毁了城外的民居，把一切可以为我军所用的物资全都坚壁清野，让城外百姓全都撤回城内，协助兵士死守。”廉希宪愕然：“啊？刘整怎么会这样言而无信？！”

刘秉忠说：“这叫兵不厌诈。”忽必烈生气地站起来：“好一个刘整！传令下去，我要亲自指挥攻取汉阳城！”

一阵阵喊杀声惊动了在汉阳城外驻扎的贾似道，他走到帐门向外看了看，又回到帐里，如热锅蚂蚁般地坐立不安。宋京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：“丞相，蒙古铁骑像冲决河堤的洪水一样，水头直奔我们的中军来了！”贾似道立时目瞪口呆，话都说不完整了：“吕，吕文德呢？刘，刘，刘整呢？”宋京说：“吕文德和刘整率领部下力战，可是根本阻止不住忽必烈的攻势。”

贾似道吓得把眼睛都闭上了：“完了，都是我妹妹，要不是她非要我显这份能耐不可，何至于今天死在蒙古弯刀之下！完了，这回全完了！”宋京说：“丞相，我看您就别在这儿硬撑着了，赶快让中军撤回城里吧！”贾似道心存顾虑地问：“那，吕文德、刘整会答应么？”宋京说：“您是宰相，可以下令坚守城池，扬长避短，不与蒙古人野战嘛！”贾似道一想：“有道理！传我的命令，撤！”他自己头一个跑了出去。宋京跟了出去，对贾似道的亲兵们说：“快，保护好丞相！”

刘整诧异地问来报告的儿子刘延：“贾似道让我撤进汉阳城里？刚跟忽必烈对阵，就这么做缩头乌龟了？”刘延说：“忽必烈袭击了贾似道的中军，他已经跑回城里了。”刘整异样地笑道：“好玩！忽必烈也是，吃柿子专拣软的捏！”

刘延可笑不起来：“父帅，贾似道的中军一撤退，打乱了我军的阵脚，军心已经浮动，再顶下去也只有吃亏。”刘整气愤地下令道：“他妈的，姓贾的就这么调遣我的军队？！撤！”

刘秉忠走进忽必烈的大帐：“四王爷，宋朝丞相贾似道派人来议和了！”忽必烈兴奋地说：“好，我要的就是他来议和！”“您要见宋朝使臣么？”“不，对贾似道这匹还没带过笼头的儿马，得好好板一板他的性子。你 and 道尔达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把他打发走。对了，让廉孟子也参加，见见阵势。”

“好的。议和条件呢？”“条件嘛，宁可把他要跑了，不能要少了。”刘秉忠笑了笑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道尔达、刘秉忠、廉希宪三人接见了贾似道的使者宋京。宋京谦卑地说：“其实我朝与蒙古还是有过友好相处的过去的，还在窝阔台大汗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就曾经联合在一起灭掉了我们共同的敌人金朝嘛！”道尔达一拍桌子：“你少提这事！”宋京吓了一跳。刘秉忠说：“是啊是啊，就是在我们共同灭亡了金朝之后，你们就不讲信义，曾几何时，你们在我们无暇南顾的时候，派兵马从我们的手里夺走了开封、洛阳等好几座城市。”道尔达厉声说：“就因为这个，你们就应该

挨打!”

宋京解释说:“啊,那是我们贾丞相掌权之前的事。”道尔达问:“那你们为什么不用真丞相?”宋京苦笑:“我说的不是真假的假,是姓贾的贾——贾似道,贾似道丞相。”

道尔达说:“我不管你是真还是假。你们丞相不是不愿意跟我们打了么?好办,我们也不是把打仗当饭吃的。你们丞相怎么对你说的,这个,这个……”廉希宪在一旁提词:“议和条件。”道尔达说:“对,他有什么议和条件能平息我们将士的愤怒?说!”

“是是是。我们贾丞相的意思是,让忽必烈王爷退回黄河,朝廷可以每年考虑给蒙古一些银两布匹……”“打住!你这是想议和还是来下战表?啊?!”“不不不,我们贾丞相是真心求和!苍天可鉴!”“长生天是蒙古人的,你不用起誓发愿。告诉你们丞相,别看错了皇历,忘了今年是牛年还是马年了。要想议和,把鄂州城献出来,鄂州以西直到四川,都划归蒙古所有。不然,我们就打到你们临安,把你们的皇帝老儿赶进西湖去!不谈了!”道尔达说完,站起来往外就走,刘秉忠和廉希宪跟了出来。董文忠进来了,对不知所措的宋京说:“宋大人,请回去吧!”

宋京回到了贾似道的驻地,报告了会谈的结果,贾似道牙疼了,他捂着腮帮子哼哼道:“鄂州以西全归蒙古,他,他开的是天价呀!我们宋朝本来就剩下半壁江山了,这一下子又砍去一半儿?哎哟,疼死我喽!”宋京问:“那,丞相的意思是如何答复忽必烈?”贾似道说:“先等等再说,就是真的答应忽必烈的议和条件,也得等到三军将士都看出这一仗非败不可的时候。要不,前方将士和后方朝野上下还不把我骂死!哎哟,怎么这么疼啊,不疼多好啊——”

7

亚拉匆匆地走进图海的大帐,他一眼看见了坐在桌后的海都,恭敬地打招呼道:“海都王爷,您也到了?”海都说:“我也是今天才到的。”图海说:“亚拉,你坐下,我们一起先商量商量。蒙哥大汗死了,忽必烈还在按阿里格的安排攻打鄂州,这可是海都王爷把汗位夺回来的大好时机!”

海都说:“不。”亚拉道:“哎,海都王爷,窝阔台的孙子可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小王爷了!”图海也说:“是啊,您不想把汗位从拖雷儿子的手里夺回来了?”“想,连做梦都想!可是,现在还不到时候,我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同忽必烈较量。”图海和亚拉惊讶:“那……”

海都说:“听着,我们只能暂时拥戴那个蠢蛋阿里格。我们这就一起去见阿里格。”

宋京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贾似道:“忽必烈采纳张柔的建议,让随军的匠人制造出一种攻城器械——鹅车。还让兵士们从多方挖地道通进鄂州城里。昨天晚上,蒙古兵利用黑夜的掩护,一面用所有的攻城器械强行爬城,一面沿地道一个个地从地下钻出来。城墙内外一阵混战,守将张胜派人向汉阳求援,刘整现在正准备领兵出城增援鄂州呢!”

贾似道想到的不是鄂州的安危而是他自身的生死,马上反对说:“不行!刘整把军队带出城去,忽必烈打来了怎么办?你传达我的命令,不许他出城!”

宋京说：“这么说不大好吧？”贾似道倒也痛快：“那你就编个理由，反正不能让刘整出城。”宋京的眼珠一转，说：“丞相可以用防备蒙军声东击西为名，让刘整坚守汉阳。”“对！就这么对刘整说！”

“什么防备忽必烈声东击西？”刘整一掌拍案：“他是想保命，作壁上观！”宋京威胁说：“刘将军，贾丞相可是皇上派来节制三军的，您至少对他应该有起码的尊重吧？”刘整不屑地说：“老子是他妈从死人堆里爬过来的，他狗日的戴上帽子就能装人？”宋京气得脸发白，摇头走开了。刘延劝说道：“父亲，常言说得好，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。您还是下令停止出城吧！”

刘整说：“让张胜孤军作战？他们已经死伤一万多人了！”刘延说：“可是您出城增援，如果真的发生贾似道说的声东击西的情况，他还不砍了我们的头？”

刘整生气地说：“妈的！我看大宋朝真的要完蛋了！”

三

阿里格来到蒙哥汗大妃的蒙古包，装出很悲痛的样子问汗大妃：“大哥突然故去，并没有留下传位的遗言。而由谁来继承新汗位，这不只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，也是关系到你们母子荣辱的大事。大嫂，你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，不妨私下里跟我说说。”汗大妃压下悲痛说：“汗长子阿速台还在六盘山守灵，他的两个弟弟还小。我一个女人家，一向不怎么过问朝廷之事，七弟，你看呢？”

阿里格皱起了眉头说：“以我的意思嘛，如果能让汗长子阿速台继承汗位当然好，可惜，大哥没有留下立嗣的遗言……唉！”汗大妃马上说：“不，我知道阿速台是没有希望继承汗位的，只能在大汗诸弟当中选择一个继承人。你六哥木哥是父王的庶子，可以不考虑，剩下三个——你四哥忽必烈、五哥旭烈兀，还有你。”

阿里格有点儿急不可待了：“大嫂想推举哪一个呢？”汗大妃还是去不掉忧伤，缓缓地说：“你五哥旭烈兀正忙于在万里之外组建自己的汗国，加上他对蒙古本土的汗位原来就不感兴趣，再就是你四哥。”阿里格问：“你要推举我四哥？”

汗大妃摇摇头：“四弟忽必烈长期驻守汉地，因为主张用汉法治汉地，让大汗派你钩考过。虽然他主动交出一切权力，可心里不一定不对大汗存有怨恨。”阿里格马上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大嫂的意思是——”汗大妃道：“我心里很清楚，只有你阿里格同你大哥是一条心。”

阿里格来了精神：“我大哥是大汗，我当然对大哥要忠心耿耿了！”“只有你继位为大汗，成吉思汗的事业才能发扬光大，我的儿子们才能得到信任和重用。”阿里格信誓旦旦地表示：“大嫂，既然您这么信任我，我对父王、大哥的在天之灵发誓，对无所不在的长生天发誓，我继承汗位后，一定好好照顾大汗的遗孤！”

汗大妃流下了眼泪：“七弟，我们母子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！”“大嫂，你放心！您能不能在忽里台上以汗大妃的名义提议我继承汗位？”“当然，不仅我，还有汗长子和我的另外两个儿子，都会推举你。”“那我就拜托大嫂了！”

阿里格回到大帐，信心百倍地交代说：“亚拉，你马上派出使者，腰佩金牌，乘驿马，火速通知各路亲王、贵族，大将、百官，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和林会

丧,召开忽里台大会,选举新的大汗!”

就在阿里格紧锣密鼓准备争夺汗位的时候,董氏兄弟奉了忽必烈的差遣来到南路大军兀良台的大营。兀良台感动地说:“四王爷包围鄂州,面对当地守军和贾似道率领的中央禁军,压力已经不小了,居然还派你们两位大将远下潭州,救助我南路军,使我绝处逢生。此恩此德,我将终生不忘!”

董文忠说:“四王爷说了,你和五十多位右手亲王都曾同他一起征服大理,大家应该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。四王爷告诉我们,无论如何也要将你们接应到鄂州城下。我们如果完不成任务,他将放弃鄂州,亲率大军救援你们!”兀良台更为感动地说:“风暴雪寒方知毡帐的温暖,路遥沙深才知骏马的脚力。忽必烈王爷肯为自己的将士出生入死,他才是我们蒙古的希望!我们马上起兵北上与四王爷会兵于鄂州城下!”

“四王爷正在鄂州城外等着你们呢!”

兀良台关切地问:“四王爷怎么还不回和林?七王爷可不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哪!”“是啊,可是大敌当前,四王爷只能以大局为重啊!”兀良台摇头:“继承汗位也是大局啊!”

就在同一天的夜里,海都悄悄地进了阿里格的大帐,已经躺下的阿里格奇怪地问:“这么晚了,你有什么要紧的事么?”

海都神秘地对阿里格说:“我给七叔带来了一个人。”“什么人?”“您一看就知道了。”海都走到帐门口对外边招招手,一个人拄着棍子驼着背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。阿里格借着灯光上下打量了半天也认不出是谁。海都对阿里格说:“你们谈。”他对帐里的侍女说:“你们都出去。”侍女看了看阿里格,阿里格摆手示意,侍女们都出去了。海都站到门口处望风。那人开口说话了,声音干瘪,有气无力,掉了牙的嘴直漏风:“罪臣霍尔赤、霍尔赤给七王爷道喜了!”

阿里格一愣:“你是霍尔赤?!你,你还没死?!”霍尔赤像核桃一样的脸上绽出了笑容,说:“可能是长生天把我给忘了。我的牙都吃不了手把肉了,一天到晚靠喝马奶子活着,我比你爷爷成吉思汗小五岁,他要是活着今年应该是97岁了。他已经被长生天招去三十二年了,可我,就是不死。”

阿里格不客气地说:“好人不长寿,祸害活千年嘛。那你就好好活着吧!你来干什么?”霍尔赤摇头道:“我这辈子是做了不少孽,可这回嘛,我想做点善事,‘鸟之将死其鸣也哀,人之将死其言也善’嘛!为了这个,我才从流放地让海都王爷把我抬到和林来。”阿里格反问:“你还能做善事?”

霍尔赤满怀信心地说:“我能帮你斗败忽必烈!”阿里格一阵大笑,嘲弄地说:“就你一个一走路都掉渣的老东西,拿什么帮我?”接着他又是一阵大笑。霍尔赤却不笑,他敲着自己的头说:“拿我这剩下的白发稀稀的脑袋,拿这里边的智慧。”

阿里格根本不信,他身子往后一仰,靠在铺上,仍带着嘲弄的语气问:“是吗?”霍尔赤近前几步探出脑袋对阿里格说:“殿下听没听说过成吉思汗的第四条遗言?”“哈哈!你脑袋里装的就是这个?”阿里格说:“听说过,贵由活着的时候就追踪过耶律楚材。可是事实证明,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第四条遗言,就是有也被耶律楚材带到棺材里去了。”

霍尔赤拣了把椅子坐稳了,说:“如果是几句话,人一死就死无对证了。如果是遗诏呢?”阿里格像被弓弦绷起来一般蓦地从铺上坐起来:“你是说有遗诏?!”霍尔赤说:“耶律楚材死了,可遗诏不一定带进棺材。”

阿里格被震惊了。霍尔赤慢条斯理地说:“我想成吉思汗活着的时候,就特别喜爱忽必烈。如果有传位的遗诏,肯定不会是你。”阿里格更紧张了。霍尔赤说:“耶律楚材临死的时候,忽必烈特意赶到西凉同耶律楚材见过最后一面。我想那份遗诏一定落在忽必烈的手里了!”“哎? 不对吧?”阿里格问霍尔赤:“忽必烈手里有遗诏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?”霍尔赤说:“那是因为这以前,大汗的宝座上坐着的是拖雷王爷的长子蒙哥。现在不同了,蒙哥大汗死了,该是到了那份神秘的遗诏面世的时候了!”

阿里格坐不住了,他的脸色都变了,从铺上站起来,来回踱着步子。海都在一旁说:“霍尔赤跟我说,他有办法对付这份遗诏。”阿里格怔怔地看着霍尔赤,霍尔赤笑着看着阿里格。

阿里格问:“你这么看我干什么?”“我在想,你当了大汗,会是个什么样子呢?”阿里格问:“你说会是什么样子?”“你不像成吉思汗,他既是高山又是大海——伟岸而又澎湃;你不像窝阔台,他是个山谷——幽深而不可测;你不像贵由,他是沙漠——总是流动不定;你也不像蒙哥大汗,他是悬崖——冷峻得让人透不过气来,自己更岌岌可危,这不,一下子倒下了。”

阿里格问:“忽必烈像什么?”“他是大江——能容纳百川,还总是往前走,你不要想挡住他。”

阿里格问:“我呢?”“你!”霍尔赤重新打量阿里格:“你像斡难河——千年不变。”阿里格问:“这是好还是坏?”霍尔赤说:“我喜欢。忽必烈的大江里容纳着汉人的、色目人的、吐蕃人的、畏吾儿人的东西。我怕他当了大汗,就没有了蒙古人自己。所以,你虽然没有他那么宽,那么长,那么不可限量,我还是希望你当大汗。派兵在燕京以南布下天罗地网,不让忽必烈北归。还有,把知道第四条遗言这件事的耶律铸监视起来,只要过了忽里台大会,你坐到金顶大殿的椅子上了,他就是再想说什么都晚了。”

“好吧,我得谢谢你给我提供了这么重要的建议。”阿里格说:“说吧,你想要什么赏赐?”霍尔赤闭上了眼睛,喃喃地说:“打一仗。”阿里格没听清:“什么?”霍尔赤像核桃一样满是深深皱纹的脸上绽开了灿烂的微笑:“血……”“写? 写什么? 不用写,我当了大汗就是金口玉言!”

“流血!”霍尔赤的头往左边一歪,不动了,他的脸上还留着微笑。海都发觉不对,上前试了试霍尔赤的鼻息。阿里格问:“他怎么了?”海都说:“他死了!”阿里格命令:“快,让人把他的尸体秘密地处置了!”

海都对外边招招手,进来了两个抬担架的兵士把霍尔赤抬了出去。海都对阿里格说:“七叔,事情紧急,得赶紧想办法呀!”阿里格问:“你看我应该怎么办?”

海都说:“忽必烈的军队正在鄂州前线,他不会带整个东路军回和林,只能是率领部分随从。您可以派一员可靠的大将,召集起燕京的驻军,再招募一些汉人士兵就足以截杀忽必烈了。还有,就是要封住耶律铸的口!”



四

蒙哥大汗的灵柩到了六盘山大营,耶律铸和蒙哥大汗的长子阿速台穿着孝服守在灵车旁。图海走进来,跪拜灵柩之后,猛然站了起来,对从人一挥,从人抽出刀来,逼住耶律铸。阿速台吓得后退:“你们这是做什么?”

图海对阿速台说:“汗长子殿下不要怕,我是奉了七王爷的宪命,要跟耶律铸先生要一件东西。”“什么东西?”“可以让一个人称汗的东西。”

耶律铸看了看图海说:“你是说传位玉玺?不,玉玺一定要随着大汗的灵柩一起回和林,交给忽里台大会推举的新大汗,不能交给你!”图海说:“不,您误会了,我不是要玉玺。”“那你要什么?”

“成吉思汗的第四条遗言!”耶律铸说:“我只知道成吉思汗有三条遗言,成吉思汗还有第四条遗言么?”图海逼近耶律铸,以威胁的语气说:“这个你比我更清楚!”耶律铸两手一摊说:“成吉思汗真有什么第四条遗言的话,也不会交给我。成吉思汗归天的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。”

图海眼睛一瞪:“可是他交给你父亲耶律楚材了!”耶律铸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:“啊,我明白了,你是不是以为我父亲临终的时候交给了我?”

“跟聪明人办事就是痛快。”

“图海,你回去告诉派你来的人:我不知道有没有成吉思汗的第四条遗言,就是有,第一,这是国家的最大机密,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,所以我没有见过,也没听我父亲说过;第二,如果父亲把这件东西交给了我,我也不会给任何人。”

图海咽了一口吐沫,不甘心地说:“先生,你这么聪明,就看不出来,将由谁来继承大汗的宝座?”“我看得出来有什么用?新大汗是忽里台大会推选的。”“七王爷已经以监国的身份召集各路王爷、大臣了,而且蒙哥大汗的大妃也赞成让七王爷继承汗位。我看这是套牢的马,进栏的羊,唾手可得的事了。”

耶律铸睥睨着亚拉问:“你想听我的看法么?”“嗯。”“阿里格不配当蒙古汗国的大汗,我不会选他的。”“爽快!可是你现在是身不由己了。”他对帐外喊了一声:“来呀!”喊声一落,从帐篷外进来两个兵士。图海吩咐:“看住他,不许他离开一步,也不许他见任何人!”

“谁在这里发号施令呀?”随着声音,木哥走了进来。图海愣了一下,赶紧施礼:“六王爷!”

耶律铸对木哥说:“六王爷,图海将军要拘禁我。”图海马上解释说:“这,这是七王爷的宪命。”木哥沉着脸问:“他发现耶律铸先生什么罪行了么?”

“不,不是。”“那为什么要拘禁他?”“啊,七王爷说,耶律铸先生如果离开大汗的灵柩,会影响忽里台选汗大会的顺利进行。”不等木哥说话,耶律铸反诘道:“谁说我要离开大汗的灵柩?我要寸步不离地护送大汗灵柩回和林安葬!”

木哥问图海:“你听见了?”图海唯唯:“是是是。”木哥说:“护送大汗灵柩有我、汗长子和耶律铸先生就够了,你可以回去了。耶律铸先生,我们走。”

耶律铸跟着木哥走了出去。图海咬着牙,眼睁睁地看着木哥带走了耶律铸。

离开关押耶律铸的帐篷,木哥问耶律铸说:“阿里格为什么要拘禁你?”耶律铸说:“他们跟我要什么成吉思汗的第四条遗言。”木哥一震:“噢?真有成吉思

汗第四条遗言么？”

耶律铸苦笑道：“从贵由称汗的时候起，他们就认为这第四条遗言在我父亲手里，几次派人抢劫过，一直到我父亲过世，贵由和哈失相继死去，才算消停了。现在又旧事重提了。”木哥叹息地说：“真有那条遗言就好了。你没看出来么，阿里格已经等不及了。”

两个人站住了，耶律铸说：“是啊，忽必烈还远在鄂州同宋军作战，抽不出身来，在他不参加忽里台大会的情况下，蒙哥大汗的大妃和不懂事的儿子们也站在阿里格一边，那汗位就是阿里格的了。”木哥说：“我们护送灵柩要慢点走。灵柩不到和林，忽里台大会就不能召开。”耶律铸说：“对，这样，就能给四王爷多一点时间。六王爷，你要把这边发生的事报告给四王爷！”木哥说：“看来我们能做的事，也只有这一件了。”

五

在金莲川，一个女亲兵将一个中年男子领进了朵儿真的寝宫，此人朝朵儿真施礼：“参见大妃！”朵儿真问：“你是木哥派来的？”“是。”那人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：“这里有一封木哥亲王的亲笔信。”

朵儿真接过信看了一眼，干咳了两声，对侍女说：“琪琪格呢？”侍女回答：“带着乌日王子去练骑射了。”朵儿真说：“那你去把侧妃叫过来吧。”侍女应了一声走出去。旋即，察必快步走了进来：“大妃，是六弟来信了么？”朵儿真说：“啊，你快看看，上面写的是么？”察必接过信看，立即惊讶地说：“什么？阿里格要在和林召开忽里台选汗大会了？”朵儿真一惊：“啊？这……”

察必说：“他还派亚拉接管了燕京一线防务，征粮征兵，要拦阻四王爷北归。木哥说，这件事非常要紧，必须让四王爷知道，早点儿作出决断。”朵儿真对察必说：“情况紧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察必说：“大妃可以请留守金莲川的王子、八思巴上师，还有琪琪格，到大安阁共同商议一个可行的办法。”“好，就依你！”

人到齐了，朵儿真说：“木哥亲王派人送信来了。察必，你跟大家说说。”

察必说：“阿里格已经取得蒙哥汗大妃的支持，以监国的身份向三大汗国和各路王爷大臣发出诏书，要在和林召开选汗大会，并且派人阻断了四王爷的归路，意图非常明显，他想自立为大汗了！”

乌日说：“他做梦吧？他有什么战功？他有什么资格？”

琪琪格说：“阿里格受命留守和林，他可是近水楼台。况且蒙古自古就有‘幼子守灶’的传统，阿里格以此为借口争夺汗位也是极有可能的。”朵儿真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察必说：“我方才想了一下，觉得应该立即采取两个措施：一是派得力人员火速送信至长江前线通报四王爷。二是派人尽力制止亚拉在燕京一带征兵征粮，只要亚拉征不到足够的兵力，就阻挡不了四王爷回开平。”

大家点头称是。朵儿真说：“察必，就快点给忽必烈写信吧！”察必说：“我已经写好了。”八思巴说：“这封信一定要找一个最可靠的人送往鄂州！”朵儿真说：“我去吧！”她一把从察必王妃手里拿过信。察必王妃对阿合马说：“阿合马，多派些人保护大妃！”

琪琪格说：“不，多派人反而容易引起注意，我陪大妃去吧！”八思巴说：“琪